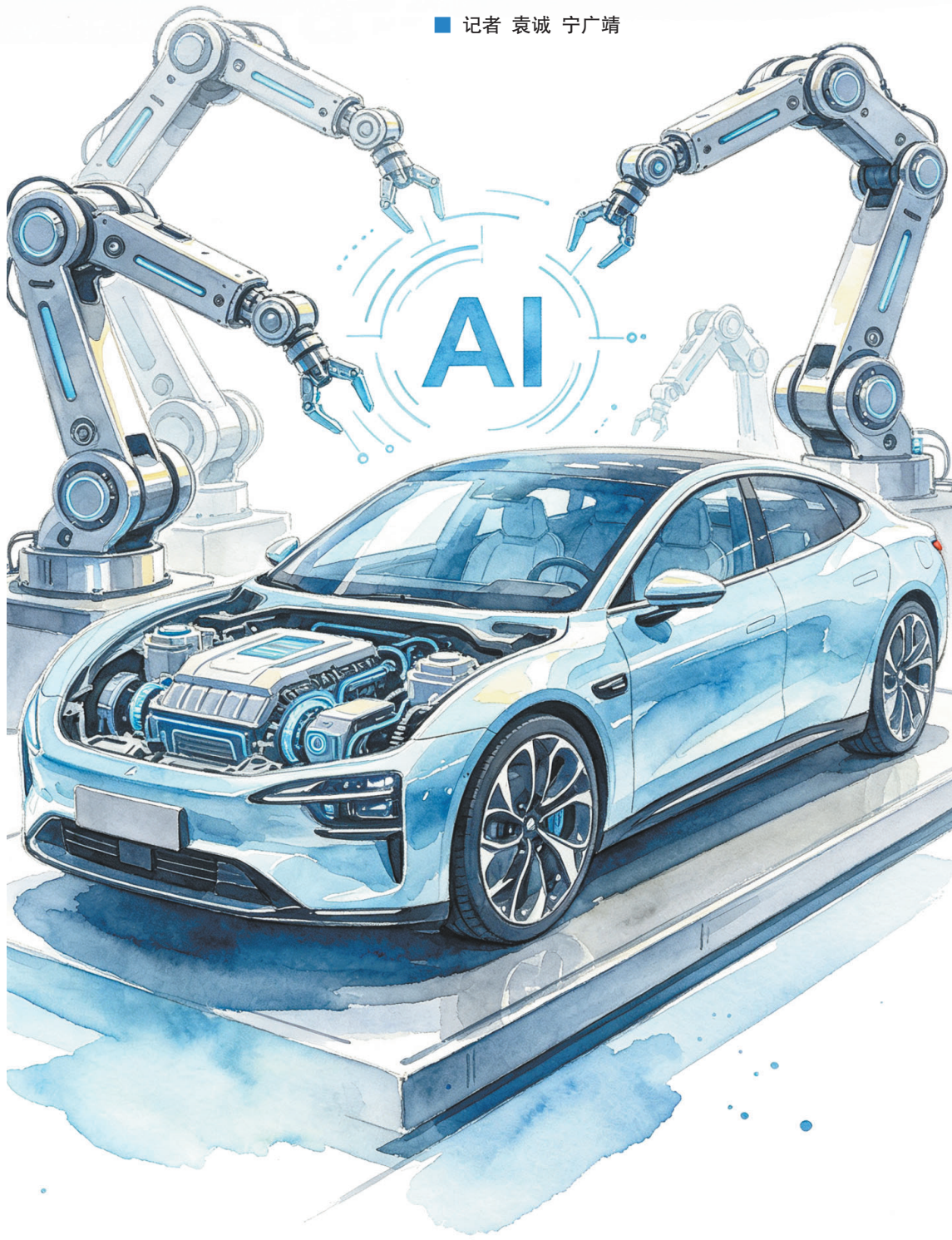




七问智能经济新形态

——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将如何被AI重新定义？

■ 记者 袁诚 宁广靖



工厂里,机器人化身“生产总管”,自主接单、按需生产;城市里,AI担当“交通指挥官”,实时研判车流、自动优化信号配时,让车辆顺畅通行;农田里,大模型充当“庄稼医生”,实时监测土壤干湿,精准滴灌施肥,耕种不再是全凭经验、看天吃饭,而是靠数据说话的精细活……这些场景,都是智能经济新形态的缩影。

今年,“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概念辨析到现实应用,从民生红利到风险挑战,智能经济究竟是什么?又将如何重塑生产方式、改变大众生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多位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学者,对这一新经济形态展开深度解读。

1 智能经济新形态听来颇具科技感,如何读懂这一全新经济概念?

在天津社会科学院数字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雪滔看来,智能经济新形态可以被视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其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以数据、算法、算力为关键生产要素,增长逻辑转向智能驱动。与大家常提的数字经济或互联网经济相比,智能经济重在“赋能”与“重构”,开始实现认知的自动化,让应用系统具备自主优化的能力,让机器从单纯的工具变为能够承担复杂系统调度的智力协同者。

从数字经济到智能经济,两者一脉相承,但也有着明显区别。

“如果把数字经济比作‘高速公路’,它解决了数据高效传输和存储的通道问题,那么智能经济就是高速公路上跑的‘自动驾驶汽车’——不仅有了路,车自己会看路、会判断、能决策。”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认为,智能经济有三个突出特质:技术驱动的创新性、要素配置的高效性、融合发展的渗透性。其最大革新在于,机器从工具变成了“自主决策实体”。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重在数据的收集、传输与存储,本质是数据驱动流程优化,属于被动式信息化改造;而智能经济依托人工智能技术,重在自主学习、推理与主动决策,形成机器“感知—理解—生成—执行”闭环,实现智能赋能价值创造,属于主动式变革,推动人机协同、软硬一体、跨界融合,催生智能体、“一人公司”等AI原生模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与软件产业所副所长高婴劭表示,智能经济新形态让经济社会运行更高效、决策更精准,让人类能够享受到更多新的服务、新的体验,“互联网给经济铺设了信息高速公路,数字给经济配上导航,智能则给经济装上决策大脑。智能经济让能够自我进化的智能机器参与进来,人来定规则、看方向,智能机器则自主决策和执行。”

2 智能经济新形态主要包含哪些类型?普通老百姓能否真切感知到它的到来?

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讲席教授杨嘉琛认为,智能经济新形态大体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大模型、智能体、自动驾驶等催生的新产业;另一类是“人工智能+”,也就是AI进入制造、物流、消费、医疗等传统产业,改变原有的生产和服务方式。

“人们已经开始对变化有直观感受了。”刘刚举例说,生产领域中,全国万余家智能工厂已覆盖超80%的制造业大类,“黑灯工厂”里机器人可以24小时自主运转;生活领域中,AI辅助诊断系统已经落地很多医院,让基层群众也能享受到接近三甲医院水平的影像筛查服务,AI手机、AI电脑、智能眼镜等AI终端产品已有百余款,智慧养老也惠及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治理领域中,政务大厅智能帮办系统已经覆盖社保、户籍等高频事项,可以自动填表、预审材料,真正实现让群众少跑腿。

3 智能经济新形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分别体现在哪?

多位专家表示,智能经济新形态给普通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不容忽视的现实挑战。高婴劭认为,智能经济喜忧参半:机器可承接基础性、重复性、急难险重的工作,人人有望拥有专属智能体助手,释放人的精力,推动人类向高级决策与深度创造转型;但过度依赖智能体,也可能使人被算法裹挟,弱化独立思考与创造能力。

“我们的‘衣食住行’会越来越智能化。”杨嘉琛举例称,比如AI虚拟试衣,拍张照片就能看到不同衣服的上身效果;除了已落地的智能食谱推荐,AI还能根据冰箱里有什么、家人的口味和健康状况自动设计营养食谱;智能管家可以感知温度、空气、光线以及人的生活习惯,自动联动空调、电视等家电;无人驾驶已经逐渐走进现实。未来人们可能只需要告诉AI“明早八点半到机场”,它会根据实时路况提前安排车辆、规划路线和出发时间。

刘刚表示,智能经济新形态带来的利好是真切可感的,但也要正视挑战。突出问题是数字鸿沟——老年人等群体适应新技术需要过程,不能被落下。同时,数据隐私与安全也必须高度重视。技术跑得快,制度要跟得上。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数字经济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姚建明认为,智能经济新形态可以为人们带来新的就业岗位,但同时也会弱化一些传统的工作岗位需求。

4 很多人担心,AI智能体等智能经济新形态会抢工作,这种担忧有道理吗?

“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各类AI智能体带来的不是‘抢饭碗’,而是‘换饭碗’。”刘刚认为,低技能、重复性岗位受冲击较大,但新岗位正在涌现——数据科学家、算法训练师、数字营销人员等。国内AI人才缺口大,人才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对个人来说,关键是要主动适应:提升数字素养和智能工具应用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和人机协同能力,把终身学习变成习惯。

事实上,任何一种经济形态的发展都会淘汰一批岗位,同时创造大量新岗位,智能经济也不例外。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到2030年AI将新创造1.7亿个岗位,替代9200万个,净增7800万个。

王雪滔表示,从历史规律看,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替代旧岗位,创造新岗位,长期来看就业总量始终保持增长,核心矛盾是岗位结构性错配。从技术特性看,当前AI的核心能力是处理标准化、重复性的工作,而需要情感交互、复杂决策、创意创造、跨领域综合判断的岗位,很难被完全替代。

“未来很多职业不会一下子消失,但重复、标准化的工作会越来越多地交给AI。”杨嘉琛直言,未来真正的竞争可能不是“人与AI竞争”,而是会使用AI的人与不会使用AI的人之间的竞争。人们越早学会把AI变成自己的助手,越有可能在这轮变化中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高婴劭表示,要努力成为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人,需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提升技能,在专业岗位上做到极致,普通的合同审查可能会被替代,但重大、复杂的案件审判仍需要人来主导;二是保持人文温度,冷冰冰的机器语音、千篇一律的数字人脸孔,无法真正做到人类擅长的共情;三是学会共生,要学习人工智能、驾驭人工智能,而不是把它当对手。

由此可见,打造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是个人适应智能时代的关键。一方

面,人们要主动向AI难以覆盖的能力和领域倾斜,比如人际沟通与共情能力、创意与审美能力、复杂问题的综合决策能力、跨领域的整合能力,这些是当前智能技术难以复刻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强化“人机协同”数字素养,把智能技术当作职业赋能工具,主动学习各类AI应用技能,用AI提升工作效率;同时,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紧跟智能技术迭代节奏,持续更新知识体系,拓宽认知边界,关注智能经济催生的新赛道,适时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

5 天津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现状如何?有何优势与不足?

在智能经济新形态方面,天津正在快速发力。今年上半年,全市各类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数量突破200个,较去年年底数量实现翻番;基础核心企业营收突破360亿元,同比增长超20%。

据刘刚观察,天津发展智能经济有独特优势:超算方面,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正着力构建“量子计算+超算+智算+太空算力”多元协同的算力体系;信创产业链完整,飞腾、麒麟、中科曙光等龙头企业在此集聚发展;脑机接口技术国际一流,脑电识别精度等指标全球领先。

“技术跑得越快,治理越不能滞后。”刘刚说,天津至少要注意以下层面的风险:AI芯片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算法公平与伦理、就业冲击带来的社保压力、数字鸿沟加大等。

杨嘉琛表示,天津智能经济目前处在基础扎实、场景丰富、应用加快,但整体产业生态尚在形成的阶段。优势方面,一是信息产业基础比较扎实,飞腾、海光信息、麒麟以及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等芯片、操作系统、算力方面有一定积累;二是实体产业场景非常丰富。天津有汽车、装备制造、石化、生物医药、港口物流等产业,这些行业恰恰是下一阶段人工智能最需要深入的地方。天津发展AI,不乏可以真正落地的产业。但短板也比较明显:天津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AI头部企业培育、创新创业活跃度,以及资本、高端人才集聚等方面仍有不足。因此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就是将天津现有的产业和技术基础,真正转化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AI企业与产品。

在此背景下,天津如何因地制宜走好自己的路?刘刚提出“走差异化路线”的建议:要发挥信创全链条优势,打造“AI+信创”品牌;依托天津港独特资源,发展智慧港口和智慧物流;用好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平台,集聚全球创新资源;持续深耕脑机接口、机器人等特色赛道。同时,利用天津高校资源设立“人工智能+”交叉学科,补齐人才短板;构建“大企业建底座、小企业搞应用”的产业生态格局,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当前,天津智能经济的基础设施底座基本建成,优势产业的智能应用多点突破,品牌效应持续放大,但核心技术供给、产业生态活力仍存在提升空间。”在王雪滔看来,天津发展智能经济,须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区位特征与资源禀赋,走“算力筑基、场景牵引、产业赋能、协同开放”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依托京津冀算力枢纽重要节点定位,做强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聚焦智能制造、智慧港口等天津优势赛道,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鼓励本土龙头企业牵头落地;主动对接北京的创新资源,推动京津冀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场景资源开放共享、人才资质互认,打通技术、人才、数据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通道;依托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推动智能技术、智能产品、智能服务出海,打造开放型智能经济发展高地。

6 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要留意哪些风险?

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需要使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赋能,这容易带来“技术鸿沟”。比如某些特定人群(如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和设备存在困难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是大数据分析,但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也将面临技术滥用、技术伦理等风险问题。

高婴劭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经验主义的积累,知识通过经验创造并代代相传,但模型将人类的经验这种“缄默知识”固化成算法,牢牢掌握在拥有技术、数据和平台的主体手里,知识将逐步集中到少数个体手中,新知识创造的门槛将显著抬升。

7 智能经济发展前景如何?

在杨嘉琛看来,未来有三个比较值得关注的趋势:第一,未来我们可能不只有一个聊天助手,而是有工作智能体、生活智能体、健康智能体、学习智能体,不同智能体之间还可以相互协作。一个人甚至可以带着一支智能数字团队工作。第二,人工智能加速融入现实场景,推动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配送车以及智能工厂实现普及。第三,AI会逐渐成为各个行业的一种基础能力。未来可能很难再简单区分什么是AI企业,因为制造、医疗、教育、金融、交通、零售都会大量使用人工智能。就像今天绝大多数企业都会用互联网一样,未来绝大多数企业也会使用AI。所以从长期来看,智能经济可能不只是多出一个新的产业,而是推动很多传统行业重新升级一遍,并进一步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式、人的工作方式和社会的服

务方式。“智能经济发展趋势很清晰,正沿着通用化、融合化、普惠化与可信化的方向纵深演进,并最终在全球竞争与合作中走向成熟。”刘刚表示,国家发展方向已明确: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六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到2030年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极,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这条路刚起步,方向已非常明确。